浦东美术馆的永久收藏品

陈丹燕

巡江纪

许多年前,还是东方明珠时代,汇丰银行要回上海,正在陆家嘴造新大楼。我刚刚在准备写《外滩三部曲》,曾跟一位本地的纪录片导演讨论过陆家嘴的崛起。他说,陆家嘴是外滩的儿子,没有外滩就没有陆家嘴。这是我受到的黄浦江两岸关系最初的启发。

日后,在浦东美术馆镜厅,整条外滩如一幅大画那样展现在所有参观者面前时,他的那句话又回到我心中。这是一个开阔而平视的角度,完美。有时我黄昏时分去,看得到落日从外滩背面庄严地燃烧着落下,江水熔金,从杨浦滨江那边开来的黑船缓缓犁开耀金的江水,好像灿烂的欢笑。有时我初冬时分去,南北交汇的冷暖气流在江上交汇成灰白色的雾,外滩的大楼就在雾里隐现,好像往事萦绕时的老人的眼神。建筑师说这是浦东美术馆著名的“第四维空间”,是展示城市艺术的一个恒久的作品。对我这个作家来说,这里让我感受到一个长大成人的儿子对父亲的注视,他沉稳地与父亲隔江对坐,是因为他来路分明,心思安顿。所以在镜厅里,不论看到怎样的外滩,它都会令人生起敬意,在心里喟叹一声。

镜厅还有一个好处,是能看到镜像里的外滩。想要看到镜像里的外滩,你必须进入到镜子面前,因此你不得不看到自己,打量一下你自己跟外滩的关系。这是在上海看外滩最佳的视角,对上海人来说,也是看自己和外滩关系的最警醒之处。

如果套用曹景行问题的句式:外滩与你本人是什么关系?或者说,你与上海是什么关系?

我写《外滩三部曲》时,时时问自己这个问题。一个人把自己写作生涯中精力最充沛的十年花在对外滩的田野调查和写作上,到底有什么必要?

在镜厅我望着对岸的那些房子,那十年里我一直在这些建筑里出入,拍照片,坐在冰凉的大理石或者水磨石楼梯上,努力感受老建筑内里聚集的时光,或者进入多年空关的大楼房间,为身体搅动了无数螨虫而戴好口罩免得打喷嚏。在江对岸看着它们不论阴晴总是阴沉的样子,亲切又陌生的感受,这就是一个人对自己所在的巨大城市的感受吗?有时我想,不知道一个伦敦人在泰晤士河的格林威治岸边会有我这样的感受吗?本来在2020年,我会作为中国作家去参加伦敦国际书展,已经在计划书展结束后,我将要去参观泰晤士河畔的码头博物馆,去见识一下泰晤士河对伦敦人的影响力;也会去找一下那里是不是还保留着海事时代码头工人号子的资料。听汉堡海事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世界上的码头工人搬运号子都是一样的节奏,因为人类步伐都是一致的。但是2020年我所有的洲际旅行都取消了,伦敦书展也停办了。

在这个镜厅里,眺望外滩,总是想到全世界相似的通商口岸城市,因为它们都有相似的面容吧。

不过,也许只有浦东美术馆,用一个镜厅来致敬它特有的面容,将它框为美术馆永久收藏的作品。外滩因此也率先成为了永不可移动的城市面貌。

『千古词帝』属李煜

管志华

闲暇之时,披阅叶嘉莹教授所著《名篇词例选说》,这是“大家小书”丛刊中一本,展读此书,深感其篇幅虽不大,而分量的确相当重。

以《说李煜词一首》为例,精义时见,妙旨纷陈,从而探求所蕴含的幽情微旨,品赏其苦心孤诣的精湛艺术。“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首《虞美人》是李煜的绝笔,是一曲生命的哀歌,他通过对自然永恒与人生无常的尖锐矛盾的对比,抒发了亡国后顿感生命落空的悲哀。全词以问起,以答结,由问天、问人而到自问,通过凄楚激愤的悲慨、流走自如的结构,使作者沛然莫御的哀叹贯穿始终,形成沁人心脾的艺术美感。

叶嘉莹教授认为李煜词最主要的特色在于他的纯真、无伪饰,这首《虞美人》最为典型。在中国历代诗人中,最能以真纯之本色与世人相见者,一位是东晋时退隐躬耕的陶潜,另一位就是五代时破国亡家的李煜。陶潜是隐者:弃官而去,自耕自食,不逐时尚,质性淡泊;李煜是帝王:锦衣玉食,肥马轻裘,曾经的幸变成不幸,过往的宫廷闲情,在困苦患难中迸发激情,李煜国破家亡,他的词才有了真正的进步。这是两个极伟大、极纯真的诗人、词人,倘中国诗歌史缺失陶潜、李煜,会黯淡很多!

王国维又称李煜的词为“眼界大”“感慨深”,颇有见识。李煜原来就正以他的赤子之心,体认了人间最大的不幸,以他的阅世极浅的纯真的性情,领受了人生最深的悲慨。在李煜的词作中,他的两类内容与风格似乎完全相异的作品,却原来正出于一个相同的源流,谓之“阅世浅”“性情真”“眼界大”“感慨深”也。

这首《虞美人》词是李煜词中最为人熟知,却也是最难以解说的一首词。因为凡是为人所熟知的词,一般读者就往往会因其过于熟知而产生了一种麻木或钝感。何况这首词中没有任何生涩艰难的字眼,因此要想对之加以解说,不免会有无从着力之感。可多次吟诵,确实感到这是一首好词。开端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仅只两句,便有一网把天下人尽都包罗在内的力量。而后细品,足可体会出李煜词最可注意的一点特色,那就是他对一切事物之感受与表现的态度,全出于直感而不假思索或雕饰。直到最后两句:“问君能有几多愁”,即是对愁恨彻底的究诘;“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也即是往而不返的答复;可见李煜之用情的倾注和耽溺。

有人说:“写景的诗要显,写情的诗却要隐。”其实写情之作,写得显,同样可使人感觉意味无穷,而且深挚有力。李煜的不伪饰、不雕琢,从一己回首故国之悲,写出千古世人的无常之痛,语言明净、凝练、优美、清新,其章法之周密与气象之博大,正是这位“千古词帝”的过人之处。

豫园九狮轩

(钢笔画)周培元

柴爿馄饨

丁旭光

又到吃晚饭的时间,一楼的阿三已经在天井里摆好了小饭桌。桌子上的红烧肉,散发着诱人的香味。三楼阿香的父亲,绍兴师爷右手拎一瓶绍兴老酒,左手托一包酱缸猪头肉:“阿拉也来了!”

绍兴师爷,是上海人对有阅历的绍兴老男人的尊称。绍兴师爷拖着木拖鞋,一路踢踏,下了天井。

我问朋友我们晚饭吃什么?朋友说你听“大馄饨小馄饨……小馄饨大馄饨……”下面,正有一位光头爷叔哼着小调,拖着长音,挑着馄饨挑子晃过来。

柴爿馄饨,好啊。

柴爿馄饨,就是流动馄饨摊。

我们俩下楼时,馄饨摊挑停在了弄堂口。光头爷叔弯下身子,朝炉子里添了几块木柴,火苗在“噼啪”声中往上直蹿,映红了光头爷叔古铜色的面庞。

朋友要了两碗大馄饨,光头爷叔问今朝小馄饨不要了?

“要的,吃好带走。老规矩,不要生姜。”

我明知故问他小馄饨帮谁带?“三楼。”“三楼的师爷不是去天井里吃老酒了吗?”“绍兴爷叔是一个酒鬼,只要老酒。”

吃好馄饨,我打算回家,朋友说你口琴还在楼上。朋友喜欢唱歌,我喜欢吹口琴。每次去朋友家,我都会带一把口琴。

我们上楼后,正逢绍兴师爷从三楼往下走。“爷叔,这么快就吃好了?”“没有,想上来泡茶喝,没想到,茶叶没……没有了,来的时候忘记买了。”绍兴师爷酒有点喝多了。绍兴师爷现在不住这里,但自从我朋友入住后,绍兴师爷经常会过来。每次来,还会弄一点响声出来。师爷女儿住三楼,我朋友住二楼的亭子间。孤男寡女上下住,绍兴师爷不大放心。

朋友听绍兴师爷说茶叶没有了,马上贴上去:“我有我有,等一会我帮你送下来。”

“哦,谢谢!谢谢!”

朋友泡了一壶浓茶,送到天井。绍兴师爷闻到茶香,又是一次谢谢。不过,那个谢字已经有点含糊不清。朋友要上楼,绍兴师爷说坐一会再走。绍兴师爷笑眯眯地看着朋友,继续喝酒喝茶。“好茶好茶!谢谢你!不过,小胡,你不要动我女儿的脑筋……”

上海的老房子里,从邻里之间的称呼,就可以知道关系。小后面加姓的,肯定不是从小在此处长大,是后来搬过来的。

绍兴师爷的酒量不小。朋友起身笑笑说爷叔你慢慢喝。然后上楼。

正在吃红烧肉的一楼的阿三说:“阿庆,小胡不是很好吗?”“再好也没有用!”“为啥?”“因为他们家是苏北人。”“人家不是苏北人。当年人家爷爷是从河北逃难到苏北的。”“不去管它,反正是苏北的。”

苏北人又怎么样?苏北小伙子英俊。

阿三也不是上海人,当初,他父亲的父亲,是从山东逃难逃到上海的。

阿三又补了一句:“苏北人有什么不好?”“就是不好!当年,我对她妈妈多好。她还是跟人家跑了,翻脸不认人。”阿三又补充了一句:“你晓得吗,你们两家加起来,是一加一远远大于二。”“你这句话是讲了白讲。一个男人加一个女人当然大于二。”

“你这个老酒一吃,就糊里糊涂了。你想过吗,你两家人家一并,就是联体别墅。三楼睡觉,二楼亭子间做客厅,晒台上放一只煤球炉就是灶间。不要太好!”绍兴师爷想阿三的这句话蛮有道理,再想想又有点不对。“哦,我晒台上头做灶间,那一楼灶间的地方就要让给你了。你这个小市民!”

绍兴师爷和阿三在一楼灶间的煤球炉,是相邻而居。

天色暗了下来,一道闪电突然掠过,天井上空雷声炸开后,是如注的暴雨。朋友把晒台上的小衣服收了进来,小衣服的主人阿香靠着三楼的北窗,静悄悄地望着对楼屋顶上藤蔓缠绕的老虎窗。

又一道闪电从晒台上空划过,又是一声震耳欲聋的霹雳。

“好大的雨!三楼会漏水吗?”

朋友上了三楼。

阿香听到熟悉的脚步声,转身站在门前,等着她的小馄饨。

三楼的天花板,因为年长日久渗水,水迹复水迹,是一幅自然造化的世界地图。

朋友说:“要想办法修修了。”

“啥人修啊?我又修不来……”

夜光杯

因为雨大,绍兴师爷把小桌子从天井移到了一楼的楼梯下,继续喝他的绍兴老酒:“……想也不要想!”

三代人的大学梦

罗瑞麟

外孙女婷婷考入麻省理工学院。久望榜单,勾起我早年报考大学经历的回忆,女儿大学毕业后报考研究生的场景也出现在眼前。

1977年,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恢复高考。那年招生报考条件非常宽松。入读高等学府是我的梦想。尽管那时我在武汉24中已工作多年,但大学梦一直让我难以释怀。机会来了,还能带薪学习 ,何不试它一把?

思来想去,最让人忧心的是数学知识忘得一干二净,万一考分不达标,不被录取,那将在同事和学生面前丢尽颜面。转而又想,文史地政知识,依赖平日的大量阅读和写作,应该问题不大。至于数学,我的基础并不差,恶补一下,应该可以过关。就这样,带着几分自信又有几分紧张的心情,偷偷报了名。

当时有规定,从事教师职业的考生只能填报师范院校。于是我把“武汉师范学院”作为第二表的第一志愿填写到报名表上。独钟武师,因为当年胞兄从华中师范学院毕业分配至远离武汉的大山区建始县,为调回武汉费尽周折却未果。我绝不能重蹈覆辙,毕业后一定要坚守武汉,家里许多事还需我去处置!而我自认为武师毕业后留武汉的概率比华中师范大得多。

最终,我以远远高出录取分数线的成绩入读武汉师范学院(现已更名为湖北大学),毕业后直接分配至武汉广播电视大学工作。我的大学梦,让我这个在迷惘人生中艰难行进的人终于看到了一丝光明的希冀。

女儿读书,没让我劳神费力。一是依赖她自身的聪明才智,随她妈基因会读书;二是奶奶的优质启蒙教育让她终身受益。早在女儿5岁时,奶奶就借来小学一二年级的全套教材开始对她实施启蒙教育。书本知识的传授,学习兴趣和毅力的培养,乃至作业完成后的耐心检查等环节,奶奶对孙女都有严格的训练和要求。

女儿读书顺风顺水,高中毕业考入武汉测绘科技大学,一年后该校并入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女儿的大学梦,赶上了好时代,如金子般灿烂。后来,她留学读研,拓宽了视野,看到了世界的宏大和精彩。

外孙女婷婷的大学梦给了她一双飞向蓝天的翅膀。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未来可期。

相约德天大瀑布下

赵竺安

自与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老兵阿L相约,便每年国庆一起过。今年,我们约定广西德天大瀑布下见。

德天瀑布横跨中国、越南两国,宽200余米,高70米,纵深60米,三级跌落,年平均水流量是黄果树瀑布的五倍,气势磅礴,四季景色各异,雄伟而神奇。

德天大瀑布是美丽的,这种美丽随四季变化呈现各种姿态。春天,木棉如火,点缀在一片银河泻玉间;夏季,河水涨溢,激流排山倒海,那是大瀑布最美的时候;仲秋,素缟高挂,碧水清流渲染在浓浓的绿荫中;暮冬,流水织秀,多束水流悠然而下。

观赏德天大瀑布,不可能不作“出境游”。顺着瀑布边上的石梯上山,慢慢地就到了著名的53号界碑处。这里,已是一条自发形成的露天商街,卖的都是越南货。香烟、绿豆糕、橡胶拖鞋,中越两国的小贩都有。

这幅图景一直存在于我的脑海之中,皆因为二十多年前我曾经“到此一游”。留给我更深刻的印象,是对岸的高崖上还有一个越南边境哨所。

曾经中越边境发生的那场战争,战火绵延数年,炮火和硝烟也笼罩着这个美丽如画的地方。随着中越边境的最后一颗地雷被工兵取出,中方建在绿树遮掩峭壁悬崖上的军营,已改建成一幢幢旅游别墅,对面的哨所依旧。当时,夜幕降临时,我坐在狭窄的别墅房间里,听着隆隆不息的瀑声,想象着那晃悠在头顶上的枪口,那种感觉,尖锐得让人心颤。

而这个地方,又恰是自卫反击战老兵阿L当年出击之处。因此,两个“故地重游”的人相约,一起再来看一看,看看那个哨所如今还在吗?

战争造成的创伤,有的湮没在沧海桑田的变迁中,有的演变成固化的历史。当时,我从南宁前往大新县,一路上是“五百里画廊”,让我这个游客的眼帘永不疲倦。

进入大新县境内,车就在众峰环绕的盘山公路上行驶。“十九更”原是条军事公路,车从山巅盘旋至谷底,要转十九个大弯。坐在车上俯视,满山遍谷郁郁葱葱,一条水泥道似从天降,既陡且“悬”。而到了大新境内的明仕田园,触目可见的是奇巧山峰、缥缈云雾、明镜湖泊、峥嵘怪石和参天古木。坐上竹筏,行进在水平如镜清澈见底的江上,简直就是到了人间仙境,根本无法想象这里曾经硝烟四起、曾经发生过的战事。

我与阿L相约国庆期间前往,享受田园诗一般的生活的同时,一起感恩祖国的强大强盛,使我们能够优哉游哉地行走在木棉花开的红土地上。

当然,与阿L魂牵梦萦去烈士陵园探望他的战友一样,我更牵挂的是那个催人泪下的故事。作为德天大瀑布的源起河流——归春河也是中越界河,其中有个“绿岛行云”景点,事实上就是一个长着绿色灌木的沙滩,却是个情人滩。数十年前,入晚,越南女子春经常涉水过来,与中国男子牛幽会,天亮的时候,春又会涉水而归。战事紧张时,春与牛无法见面,就约了暗号,互相用电筒告知信息。手电亮一下,是你好吗?亮二下,我爱你。亮三下,快点回家吧。

可是,有一天,牛亮了手电,春却没有“回电”。一直到战事结束,牛也没有等到春的信息。有人说,春大概被人怀疑是间谍,抓走了。牛不信,还是等,他的泪感动了上苍,在路边的一棵大树上,留下了一个大疤痕。我也去看了,那个大疤痕里藏着一只蜻蜓,物化的身子依然栩栩如生。

这个国庆节,我想去看一看,那个蜻蜓还在吗?然后陪阿L去看他的陵园里的战友,大碗喝酒,歌唱祖国。

十日谈

国庆节的故事

责编:沈琦华

跨越千山万水的重逢。请看明日本栏。